

質本的國美

譯者李 著者洛博



THE
AMERICAN CHARACTE



by D.W. Brogan

J. McV. B.

質本的美國

譯者 李詒 著者 博洛根



今日世界出版社

THE AMERICAN CHARACTER by Denis W. Brogan. Copyright, 1954, © 1955, by Denis W. Brog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lfred A. Knopf, Inc.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美國的本質

著者：D·W·博洛根著

譯者：李 誥

封面設計：李 維 陵

出版：今日世界社

香港九龍郵箱五二一七號

印刷者：美達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一九號

定價：港幣二元

公元一九六五年三月初版
民國五十四年



目 錄

第四版序言	一
前言	二
初版序言	三
第一部 美國的建立	一九
第二部 團結與自由	二三
第三部 美國的戰時與平時行徑	一八

第四版序言

本書在二次大戰期間脫稿時，一般人正關心着兩個問題。驟視之下，這兩個問題在今天來說，是無關宏旨的，但本書的當時目的，就是要針對這兩個問題提出答案。一個問題是美國能否作戰，另一個是美國能否達成和平。第一個毫無疑問已經得到答案了。全球各地對於美國的力量和美國人民的決心，絕無一點疑義。至於另一問題，也就是美國之願意參加世界和平組織的問題，也沒有什麼可予置疑之處。人們所疑懼的，似乎是一個相反的問題。世界引以為憂的，好像並不是美國不肯發揮力量，而是怕它使用力量。人們所驚恐的，並不是美國將置世事於不顧，而是怕美國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於一個不願接受的世界。抨擊美國者所提出的抨擊對象，並不是美國的「孤立主義」，而是美國的「帝國主義」。過去納粹德國的一批宣傳家不憚煩難地把美國渲染為一個精力不足、武備拙劣、驕狂自大而又卑鄙下賤的國家，現在作為納粹宣傳家繼任人的共產黨徒們，又反過

原
书
缺
页

所完成的舊作，並且把它重加校訂的時候，不禁懷疑自己所提出的說明，是否適用於昨日較多，適用於今日較少，也不禁懷疑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以來所發生的種種重大變化，是否已使這個「美國人」也變了質。這個「美國人」也許仍不失為「一個新的人」，在許多主要的方面有異於歐洲人和其他的人，但也許有異於我當年所欲刻畫的那個「美國人」。

種種的重大變化是什麼？它們對於美國人的影響又如何？最大的變化是原子彈的出現。我毫不懷疑，人類自我毀滅的可能性終會有一天（這一天也許不太遙遠迫使美國人（以及英國人）改變其對於政治、商業、宗教、與我們所謂「文化」等等事情的態度。譬如，大部份美國退伍軍人團體那種喋喋不休的愛國心表現，以及一般美國人對於國外情形的藐視，認為外面世界沒有事情發生，就算認識到發生事情，亦祇在美國本土受到影響的時候，才會認為重要。這些觀念俱將大部逐步趨於消失。同樣，原子塵每在上空飄流一次，不管是飄過亞洲上空還是飄過美洲上空，美國人舊有的那種「你們莫奈我何」的孤立主義堅強信心，就跟着逐漸淡化而終至消失得無影無蹤。美國人舊有的「上帝對兒輩、酒徒、和美國、無不一視同仁」的觀念，也隨着原來信心的淡化而消滅。不過，這都是要經過一個長時期之後才能看得到的影響。美國人以為自己所穿的是一套堅固無比的盔甲，現在盔身上發現裂紋了，但思想上的習性仍然留存。我們目前所能肯定的，就是「潘多拉的匣子」已經打開了。（希臘神話的潘多拉箱子為包藏人生一切禍害的箱子，箱蓋一打開，禍害即四播，而為患全球。）

美國人因為首先揭開了這個可怕的盒子的秘密，所以也許一再有內疚之感，可是原子分裂被發

現後所引起的長期性影響，就今年一九五六年來說，還不若美國生活方式和美國人生觀上一些變化所引起的影響，來得重要。在物質的變化方面，最顯著的是美國生活上的「國風化」。今天美國固然有許多片地區尚未進入現代生活的階段，縱使在物質的設備上並非如此，至少在習性上是如此。

里爾·阿伯納的奧查克地區，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些未開發地區，在在使人連想到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一書所描寫的剛果情形。可是全國四十八州（按：美國在一九五六年僅有四十八州，因為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羣島尚未建立州制）已經普遍出現了一個新的、都市化的、機械化的、和物質上有高度發展的文化。紐約和艾費大草原的距離，比一九〇〇年或一九二〇年要接近得多了。小轎車、卡車、飛機，縮短了地面的距離，也消除了地區性的隔閡。電影、廣播、電視，這一切物質生活的實例，成爲被人羨慕、追求、而終於得到的標的。現代的工業技藝可以使大眾容易獲得物質的生活，而廣告則普遍引起人們對於這種生活的垂涎。舊有的農村傳統大部份消失了，代之而興的是新的「李維特村」（Levittown）式的鄉區社會，是超級市場，是地方自辦的中學校，是全部或幾乎全部美國人俱受歡迎參加的一個尚無名稱的新社會。都市和鄉村裏的貧民區尚未消除淨盡，但它們已成爲受人譴責的歷史遺跡。一個新的美國人，目前正在形成中。

這個新人——新的美國人，是怎樣的呢？談到這裏，我們不免要深入社會學的原理，雖則我對於它連皮毛都沒有完全瞭解，至於深奧處，更不必論了。

新的美國社會是在催生一個新的美國人呢，還是祇在製造一個關於新美國人的神話故事？也許它真的在誕生一個新美國人，不過人們所提供的關於這個新美國人所由形成的理由，却未必全部令

人信服。新美國人也許多是正統派（California），但難道舊美國人通常就是異端者嗎？本書初版發行的時候，我會寫下這樣一句話：「在新英格蘭（即美國東北角的六州）或中西部的北方地區，任何一個基礎穩固的村莊，都會容忍一名城鎮酒徒、一個城鎮無神論者、和幾位民主黨人在那裏生活。」現在一個村莊所能容忍的城鎮酒徒，已經不止一名了（自然仍是被稱為酒鬼）。而一個民主黨黨員，却缺乏往日的勇敢氣質，今天最和善的人物，有不少就是民主黨人。無神論者在今天又怎樣呢？據謂「戰壕裏絕不會有無神論者」，而美國今天所處的，正好是一個戰壕。它在這個戰壕裏，可能將棲息一個世代之久。在這樣的處境中，如果對「美國宗教」連敷衍式的好話都不肯說，則必然被認為是叛逆，結果必定遭受惡處，有若一百年前的美國情形一樣。

一個人採取有所為或有所不為的方式來非難其鄰居的信仰，就是一個真正的異端者。社會向異端者施加制裁，本不是新奇的事。（關於民主的正統派的理論，要說的都被托克維爾說過了。）新奇之處，是一個正統得過份的人，一個純粹以美國觀點去追求快樂而不顧及其鄰居安寧的人，也會越來越受譴責。這個人跟他的鄰居們自然是處於競爭狀態的，但他決不能明顯地提及競爭的事，也不能在勝利的時候太過高興。他要爭勝，但又不能炫示勝利。他爲了要爭勝，才不敢得罪其他的競爭者，否則他們必然聯合起來跟他作對。競賽的勝利自然歸於敏捷的人，但徒靠敏捷，仍不足以取得勝利，因爲在這種競賽中，如果太過自負，必然引起競賽者的追撞，而在旁觀者和其他競爭者的眼中，追撞的行動是正常的。到目前爲止，這個新現象也許祇是表面的；它也可能祇是一種手段，但不失爲有趣的手段（註）。

這種現象，跟過去拓荒者所表現的情形，在外表上有頗大的距離。這也許是方法上的改變，但也可能是精神方面的變化。不過，從歐洲的標準來看，美國生活所值得注意的地方，仍是競爭。儘管競爭的方法新異了，比以前溫和客氣了，但競爭本身仍是公認的生活方式。勝利的酬報非常豐富，勝利者也不會招致別人的嫉忌，因為大家都知道並非每個人都能夠克服困難而爭到勝利的。不存嫉忌心，大家相信競爭值得提倡，更相信競爭的結果並不是預先安排好了的——這就是造成今天美國富足和政治穩定的主因。除了黑人，沒有一個人會覺得自己受了排斥，不能追求幸福。其實就是黑人，其心中的被排斥感，也沒有以前的強烈了。因之，「（我們）北美合衆國的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權威，其合法性被全國一致地公認。這一點正是歐洲觀光客們（如貝里·布魯克貝克等人）到達美國後所感到驚奇的地方。基於這種重要的大眾認識，美國今天才能比歐洲的任何國家更完整地成爲一體，至於歐洲觀光客看到美國這種情形，心中是喜是惡，就純憑他們個人的氣質和所信奉的主義來決定了。

美國這個「貪慕」（acquisitive）的社會一旦出現了客客氣氣的儀態，則「貪慕」的動機和習慣自然可能有被沖淡之虞。事實上，今天不但沒有一個人能夠像前人那麼富有（各種稅項使他無法如此），對於產業界的成就，也不像以前的簡樸舊社會對之那麼仰慕有加了。商界巨頭再不能像洛克斐勒或卡內基那樣自由支配財富，也再不能像愛爾生或福特一世那樣受人欽仰甚至崇拜了。酬勞的遞減是否削弱了美國青年的「追求成功」的意志，我們目前尚無法知悉。過去的「強者之爭」，也許仍具有鬥爭上的吸引力，但現在的職業，在本質上已有如職業軍人的承平時生活，而缺乏過去

那種生死血戰的驚險。強取豪奪的大資本家就是靠着血戰才逐步晉升到最高層的；現在這一類人物除了德克薩斯州尚可看到外，幾乎是根本不存在了，雖則大家對於他們過去替人服務的情形，比過去更多了幾分瞭解。

我們大家討論這項問題的時候，無不要向大衛·賴思曼（David Reisman）領教。假若美國人原有的「內在意向」是真的在退縮，是真的越來越不像美國人，那麼美國向蘇維埃聯邦靠近的程度，也許比它本身所體會到的還要厲害，因為共產主義也自稱要製造一個跟杜思托也夫斯基（十九世紀的俄國著名小說家）筆下所刻畫的英雄們完全不同的「新人」，正如美國目前身著灰色法蘭絨服裝安處華麗套房裏的大經理們，跟當年詹·斐斯克（Jim Fisk）那一類光芒四射的海盜們，完全判若兩人。假若美國人今天用不着再仿效瓊斯（按：美國的不少成功人物的姓氏都是瓊斯），而祇須你仿我或我仿你，那麼他們可能有一天發覺自己是在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桑林外快樂地兜圈子。要防止這種危險，美國徒靠近代的宗教狂熱情緒是不夠的。

美國無數青年今天高興地自願替那些大型的、匿名的、自治的、和大眾所有的公司去工作，去建立自己的前途。這並不徒然是他們自己如何去適應那些大公司的問題，而是他們如何去適應這個世界的問題，因為在當前的世界裏，羣衆的組織已成爲更多人的生活的正常中心。我們可以這樣說：美國如果不能適應，就祇有滅亡。適應的結果之一，就是武裝部隊的龐大成長和用以支持武裝部隊的各種經濟組織的龐大成長。在一九三九年之際（按：第二次大戰實開始於一九三九年，是年英對德宣戰），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可以說跟美國政府並不發生關係。一九四四年之際，數以百萬

計的美國人雖然勝利可期，但認為勝利之後，他們跟政府也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可是他們這種幻想卒於破滅了。幻想破滅的結果，是產生了麥卡錫主義，並由此而使外界對於現代的美國，感到憂慮不安，因為麥卡錫主義要檢討閣員、參議員、將領、和專欄作家們的思想，要討論原子戰爭的威脅，還時常對盟國展開猛烈抨擊。至此，美國人等於是被迫處於一個非他們自己所建立的世界，或是處於一個尚未成長而就被他們自己扼殺了的世界。一般的美國人於是變得苦悶，而且很容易認為自己心中的一切不滿，無不起源於當政者的叛逆行為或愚蠢，而不肯承認這個世界並不是獨由美國而建立的，或專為美國人而建立的。然而最可訝異的是，一個美國人儘管有這種種合理的原因來說明其對於當前處境的不滿，他仍然智慮明達，絕不規避本身職責。遇到別人要他出來領導的時候，他總是挺身而出，替世人創下領導的模範，例如他在馬歇爾計劃方面的表現和韓戰期間的活動，就是明證。他那種為履行職責而隨時準備的精神，是一九三九年所不及見的，也是一九四四年所未能企望的。總之，凡是對美國民族有所期望的人，迄未失望過。

美國在其他許多方面，也沒有令人失望。儘管密西西比地區的私刑制度死灰復燃，儘管南部各州的學校因種族隔離問題而引起了風暴，儘管最滑稽最醜惡的種族優越理論重新抬頭，但美國聯邦在處理各種人際關係的問題中，從沒有像處理美國黑族公民問題那樣，獲取到如此重大的進步的。一九三九年之際，教會在許多方面總是優容吞的，現在則反而變成了開路者，天主教會尤其如此。主教們的行徑足以證明，教會的權威并非來自「草根」（按指最下層的廣大教徒）。這樣的教會其實也無可厚非，因為草根有時是可以敗壞的。

美國的工會自然不是由天使一樣的人來領導和組成，可是美國的工會已經證明了一個重要的穩定力量。美國的經濟制度（粗率地稱之為自由企業制度）今天所以能夠獲得舉國的認可，原因之一就是工會能使美國的工人與美國的工業社會打成一片。

一向受人猛烈反對，甚至有一部份遭受嚴重的和越來越多的罵詈的社會服務事業，現在也同樣使美國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更見接近。農民的怨對也許是真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美國農民遇到難題，總肯坦白地向政府求助，（希望政府幫助他保有他自己所認為應得的權益。這種情形，跟過去的「不工作就得餓死」的情形，已經完全不同。這並不是農民們在態度上已經有了重大改變，而是他們認清了美國的社會已經都市化了，若再堅持過去的古老態度，必然有損無益。粗魯的美國農民寧願接受金錢（指接受政府資助而言）而不受人管制。他可能會得到金錢，但要他爲了維持生活而加入像蘇聯集體農場式的組織，他還是不願幹的。

此外，美國還有許多變化，但將引起什麼後果，則無人能加預料，至少我個人是無法臆測的。例如，現在應徵入伍者祇限於男性，而專爲退伍者享受的利益，也祇有男性才享受得到，試問在這種經濟狀態下，兩性平等制度將遭受什麼影響？又例如，學校的任務已經不是訓練青年來適應一個新的社會，也不是教導青年來取得其用以推動新社會的知識工具，試問在這種情形下，學校制度將發生什麼變化？再例如，這個社會已經能夠使大家獲得前所未有的閒暇時間，而一切工作依靠自動機械來做以後，人在社會上的功用就被機械剝奪，而自由自在的人類或公民，也許需要替自己另尋別的功用，試問這樣的社會，其未來的變化又將如何？關於這些問題，沒有一個人能夠解答，也幸

而沒有一個人自認能夠提出解答。滿懷希望的美國人今天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包袱，所以他邁進之時，還不祇是闊步前行，而是飛躍前奔。克倫威爾（英國大政治家）說得好：「不知道自己往什麼地方去的人，才是走得最遠的人。」今天的美國人也許乘着小推車或搭上飛機往地獄跑，不過他的方向果真是地獄，世人也祇有跟着他走。但是老實講，我認爲天堂才是美國人的方向。他未必就能到達天堂，但祇要他相信自己的方向選得對，則前程的遠大，將難以限量。

美國故總統傑克遜的遺體下葬那天，有一位吊唁的來賓向傑克遜的一名僕人提出詢問：「你以爲傑克遜將軍能夠入天堂嗎？」（作者按：傑克遜一若許多軍人出身的總統，到了老年才皈依基督教。）回答是：「祇要他想入，就可以入。」傑克遜過去是美國的象徵，今天也還是美國的象徵。

D · W · 博洛根 脫稿於一九五六年傑克遜紀念日

（註）這種新精神發揮到什麼程度，可以從一位祖籍愛爾蘭的美國營造商霍華德·柯林斯所說的一段話，窺其一斑。他的業務是專門拆除舊建築物和挖掘地基，本是一項粗糙的工作。他指出今昔的不同，說：「我初入這一行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是泥橫的。他們出口粗鄙，衣着骯髒，居處不潔。現在人們上班的時候，無不衣著漂亮，還寫着很好的轎車，住着很好的房子，家庭也很美滿。這個國家真是出現了怪事，大家用不着那一套粗野作風了。」（原載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十一日紐約客雜誌）

前言

本書意旨遠大但內容無華。它的主旨在使一般英國人能夠更理解美國的某些原則和態度。它不憑藉深奧廣博來矯飾。它甚至疏漏了美國生活的許多重要情狀，或祇是給以空泛的概述，原因是它們或是跟本書主旨無關，二者是我自己沒有資格來詳加探討的。

我寫有關美國的問題，已經十五年了，有時難免重覆自己說過的話。但我從未想過用新奇筆法來重述過去所說過的同樣事情。本書第三部「美國的戰時行徑」，一部份就在哈伯斯雜誌發表過。

讀者翻閱本書時，會立時發現它是一本親切的書。我有什麼論斷，必然自己認為是真實而適切的才提出來，而不是因為它們的背後，存着什麼獨特的威權。依此準則而寫的一本書，也許有欠謙和婉轉，但用不認真的態度來談論美國的重大問題，更爲個人所不取。我的目的是要把個人所認為全球最有趣的一個國家寫出來，使別人也覺得它有趣並對它可以理解。更主要的一點是，我會力圖

說明美國的自由政府試驗，在規模上是史無前例的。「規模」一詞尤爲重要，因爲美國生活的某些方面所以在某時期引起人們對於美國的現狀及前途發出悲觀論調，都是由於規模之大所致。這些悲觀的論調似乎言之成理，但悲觀論者過去一向是錯的，所以我想他們今天仍是錯的。

D · W · 博洛根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於倫敦

初版序言

美國人是依據新原則來行爲的新人；因之，他必須接納新觀念並孕育出新意見——丁·赫多·聖約翰·底·克里維可爾（註：克里維可爾原爲法國紳士，一七五四年以後到美洲，竭力讚揚美洲的新生活。）